西夏書事

西夏書事卷十六

青浦　吳廣成西齋

慶歷二年契丹重熙十一年夏天授禮法延祚五年秋七月

大旱黃鼠食稼

西羌風俗耕稼之事畧與漢同元昊頻年點集種植不時至是秋旱有黃鼠數萬食稼且盡國中大飢

謨甯令野利仁榮卒

仁榮野利后疎族多學識諳典故元昊建號之初

顯庸創制動靜咨之嘗論興靈立國大勢言一王之興必有一代之制議者咸謂化民成俗道在用夏變夷說殆非也昔商鞅峻法而國霸趙武胡服而兵強國家表裏山河蕃漢雜處好勇喜獵日以兵馬為務非有禮樂詩書之氣也惟順其性而教之功利因其俗而嚴以刑賞則民樂戰征習尚剛勁可以制中國馭戎夷豈斤斤言禮言義可敵哉及卒元昊三臨其喪慟曰何奪我股肱之速也命厚葬之贈富平侯

八月納妃没啰氏營天都山居之

天都屬古蘭州地界五路間爲國人嘯聚所凡欲舉兵必先至彼點集然後議所向元昊雖據數州其精兵僅數萬餘皆老弱婦女舉族而行故大舉不過二十日及入寇屢勝遂有并吞關隴之志會納其臣没啰皆山女爲妃因天都與涇原路接山川平易勁騎疾馳渭州旦暮可至特營宮室居之日與没啰氏宴樂其中天都守將野利遇乞后野利從父也謂其下曰吾女嫁二十年止故居今新

得没㖃氏即爲修內何重之若是耶元昊聞而惡之

按自天都營遇乞見惡而种諤之間入自遇乞死而没藏氏得幸野利后之廢成嗚呼元昊始以納一妃而致大將冤死繼以淫臣妻而成戚黨弄權身亦隨之而隕自古奸雄亂世人不能制惟女戎足以禍之可不懼哉

逐環州謀入麟州攻青塞堡

元昊用兵多詭計知環州种世衡欲得之嘗以非

罪怒一蕃將命杖之百部下爲請不可其人杖已
即奔夏國元昊用爲親信歲餘盡得機事脫歸河
東元昊遣兵追之不及遂以二萬衆入麟州圍青
塞堡與并代鈐轄王凱戰由鞋邪谷轉鬬四十里
至杜貼川不勝而還
九月張元吳昊矯取家屬于隨州
二人既用事中國言者請示懷來以反間之賜其
家月米十石錢二十千文又以元之弟姪張秉彝
爲華州長史張起張仲經爲文學令往塞下招諭

俟元等還一體優恤久之不至命當州部送二八家屬一并赴闕羈之隨州而以秉彝等百餘口送房州安置譏察出入飢凍且死知州陳希亮言元事虛實未可知使誠有之爲國者終不顧家况此皆疎遠無罪者乃釋歸其在隨州者卒不赦元與昊潛使諜者矯中國令釋之吏民無知者一日臨境作樂以駿馬輕車迎之歸

閏九月攻鎮戎軍殺涇原路副總管葛懷敏等

鎮戎距天都山百里西北則三川定川劉璠等砦

與石門前後峽連接乃前漢蕭關故地東路沿邊有天聖乾興東山彭陽四城與原州平安開邊等砦相錯其東南則渭州瓦亭砦與獅子攔馬平泉三堡平列無險可恃元昊見李文貴不還與張元等議元曰中國精騎並聚諸邊關中少備若重兵圍脇邊城使不得出戰可乘間深入東阻潼關隔絶兩川貢賦則長安在掌中矣元昊從之遂于天都點集左右廂兵十萬范仲淹奏議夏人種落散居衣食自給忽而點集併攻一路故其衆動號十萬分東西二道一出劉璠堡一出彭陽

城合攻鎮戎知渭州王沿使葛懷敏率兵據瓦亭砦以拒懷敏督軍進五谷口沿遺書戒勿深入第背城爲營以羸師誘敵至發伏擊之可有功懷敏不聽由西南直趨養馬城元昊徙軍新壕外待之官軍分四路進元昊與戰于趙福堡敗都巡檢劉湛兵拔柵踰邊壕進懷敏入保定川砦夏兵毀板橋斷其歸路別爲二十四道以過軍合圍又絕定川水上流飢渴其衆環慶都監劉賀率蕃兵戰于河西潰去懷敏爲中軍屯寨門東偏使知鎮戎軍

曹英軍東北元昊自禰江川葉燮會四面躡之先以銳兵衝中軍不動回擊英軍黑風起東北陣擾大敗之懷敏爲衆蹂躪幾死輿入瓮城是夕元昊聚火圍城臨西北呼曰爾非總管廳點陣圖者耶爾固能軍乃入我圍中今復何往質明懷敏召諸將議結陣走有執轡諫者不聽上馬拔劍逕出馳至長城濠濠深濶各六七丈路斷不可過騎士皆散夏兵薄之遂殺懷敏并將校四十八人司馬光記聞九月元昊聲言入寇十月一日王沿使懷敏等部甲七萬出屯瓦亭劉賀以三萬兵從行留旬日寇攻平定

平定守郭固及曹英來請援十三日進屯鎮戎涇原都監李知和請救之懷敏未應知和奮然曰君敵盈車今偷安若是我不能也十五日遂以甲進寇以羸嘗餌之知和告勝相繼軍中心躍十七日知和兵過平定十里爲寇所窘來告懷敏以大軍赴之至則知和已敗還軍援寇繼至趙珣以數千騎旁出邀之寇乃退自是寇每夕出軍後呼噪軍中閉聲滅火且歛去糧道絕軍餓十日諸將皆欲遁走珣曰來途寇必有伏若自籠竿彼無險且非所意自昏議至四鼓不決珣憤欲斫指衆勸之因罷比明中軍已行衆從之寇躡其後爲方陣而行及溝上寇分二道自兩旁截之軍斷爲三中軍殲焉前軍脫者十二三後軍自籠竿盡免懷敏知和殪珣被擒沿閉城自固與實錄宋史異

張溥曰元昊據地萬里有華州二生爲之謀主山訛善戰助其剽鋭挺戈犯順豈異天驕于時爲宋計

用吳育之言嘗僭表初至姑許其求密修戰備拊
背扼吭使不敢動者上也不得已而行范仲淹之
策嚴邊城實關內相持數年敵必困敝決也乃在
廷寡慮輕動干戈促其速反延州之戰士氣沮傷
任福違令敗于好水至定川之役懷敏等復死三
戰皆北關右震動天子旰食以有道之世戰危若
此佳兵不祥信哉
至渭州大掠
元昊乘勝南掠直抵渭州破欄馬平泉二城焚蕩

廬舍毀夷砦柵令張元作露布有朕今親臨渭水直據長安之語　余靖奏議元昊黠虜舉動咸有次序創除枝附毀壞藩籬先攻易取之處以成常勝之勢金明之族最近賊庭故先取之豐州之險援兵難集故次取之涇原兵懦故又次取之　關輔居民震恐多竄山谷間

冬十月東趨潘原戰于彭陽敗績

元昊既掠渭州併兵東逾平涼至潘原知原州景泰率兵五千從間道赴援遇于彭陽城西諸將欲退守泰勿許依山爲陣陰遣三百騎分左右翼張旗幟爲疑兵及戰夏兵僞遁泰勿追遣士搜山得

伏兵擊敗之獲人畜無算　李燾曰自夏人三敗大兵聲勢益震然其所以復守巢穴者蓋是時鄜延路屯兵六萬八千環慶路五萬涇原路七萬秦鳳路二萬五千有以牽制其勢故不敢深入也

按元昊盡銳入寇能敗葛懷敏二十餘將之兵不能勝景泰之五千騎何也蓋夏衆初來利在擄掠人自爲戰故所向無前及既入漢地鈔掠既盈士馬困倦無復鬬志故遇戰輒衄宋之邊吏苟能伺其初至深溝固壘絕勿與戰待其重

掠思歸然後出奇以扼險要設伏以斷首尾且追且擊亦何夏衆之不可盡哉

還自彭陽遣人入吐谷諸蕃市馬契丹禁之

初契丹于雲中路置西南兩招討西京兵馬部署司南北大王府乙室王府山金司以控制西夏憚其強也元昊自彭陽敗回數遣人于吐谷渾党項諸處市馬契丹主慮其勢盛禁約諸蕃令沿邊築障砦防遏之

十一月出兵爭馬蹄川不勝

延州塞門及河東豐州地舊有屬戶聚居經元昊
驅掠遂爲隙地團練使周美連築清水佛堂諸堡
進城馬蹄川招徠蕃族元昊令數萬騎攻之兵勢
大震經畧使趣諸將城黑水砦以待美獨以兵二
千遣管勾機宜楚建中禦之夏兵與戰不勝而還
孫沔曰余觀慶歷禦邊之備東起麟府西盡秦
隴地長二千餘里分爲路者五分爲軍爲州者二
十四分爲砦爲堡爲城者又二百餘皆須列兵守
禦故邊兵屯聚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能不寡而

元昊用兵常舉其衆合一而來是漢兵雖多分之則寡夏衆雖寡聚之爲多多寡已屬不敵而五路大將所謂戰兵者又分在二十四軍州欲合而謀則懼空其備各留其備再合其餘則數少而弱是以當時用兵累年諸將力戰勝敗僅參半也

觀察使磋南禹浪內投

中國授內殿崇班子鬼麻授三班借職

十二月有星出弧矢

貫東井南行没于濁赤黃有尾跡光燭地

太子寗明卒

寗明天姿聰慧好學明大義然性仁慈不樂榮利常從定仙山道士路修篁學辟穀法朝夕不少解元昊惡之一日試問以養生之要曰不嗜殺人再問以治國之術曰莫善于寡欲元昊怒曰此子語言不類登霸王之器乎不許入見寗明憂懼未幾習道氣忤食不入死遺奏以荒旱荐臻民不堪奔命爲言未請白袷入棺以識不能體親之罪元昊見而哀之令仍以太子禮葬

按甯明對問兩語意似相反理實可通元昊凶淫豈足語此然遺奏數言卒能感動其父異日緣此息兵其得古人尸諫之義者歟

立甯令哥爲太子

元昊素愛甯令哥因野利氏請立之時白氣如繩貫日中者再羣臣以爲言不聽

慶歷三年十二年契丹重熙夏天授禮法延祚六年春正月

契丹來諭罷兵令契丹使詣京師請和

初張元等雖貴顯用事而以窮沙絕漠飲食居處

不如中國常引苻堅劉淵及元魏故事日夜說元昊攻取漢地令漢人守之則富貴功名衣食嗜好皆如所願及兵數入邊得地不能據軍民死亡創痍過半國中困于點集財用不給牛羊悉賣契丹飲無茶一絹之直八九千錢張方平玉堂集云元昊爲寇三年雖常得逞然重于舉衆故必歲年乃能一入連陷城砦未能有尺寸地而絕其俸賜禁諸關市民間尺布至直錢數百相爲十不如謠怨之會契丹主遣同知析津府耶律敵烈樞密院都承旨王惟吉諭令罷兵元昊令使者詣京師言北朝曾封德明夏國王許令

自置官屬自元昊襲爵遣人進奉每辭見宴會並坐發殿今南北事同一家已令元昊請罪歸欵其封冊典制能如北朝以優禮懷來之彼亦洗心自新矣李氏長編云王珪撰梁適墓誌契丹使劉六符來報元昊欲納欵朝廷命適復聘契丹已而元昊令賀從勉賚書至境上又命適至延州遂定元昊復臣之禮攷六符以九月二十六日持契丹誓書同富弼來是報聘也十月二十六日又遣蕭偕來言撒兵是時梁適爲回謝使所云回謝蓋指蕭偕非六符也墓誌恐誤今載招懷元昊事不實指六符及偕但云契丹使者示疑也

李文貴還

仁宗因契丹使言詔麗籍招納元昊苟稱臣雖仍

僭號無害若改稱單于可汗則固大善籍以元昊方勝而驕若遣人說之彼益偃蹇矣召李文貴語之曰汝之先主及今主之初奉事本朝汝曹無故妄加大名紛紛至今彼此之民肝腦塗地皆汝羣下之故也汝犯邊之初國家承平久民不習戰故屢爲汝勝今邊民皆善鬬汝之屢勝豈能常耶我國家富有四海雖偏師小衂未至大損汝一敗則社稷可憂矣汝歸語汝主誠能悔過稱臣朝廷所以待汝主者禮數必優于前文貴頓首曰此固西

人日夜之願也龍圖能爲言之彼此休兵其誰不受賜文貴又致旺榮意請用小國事大之禮籍曰此非邊帥所知也而主若遣使奉表以來乃敢導致朝廷耳文貴遂還

二月縱王嵩歸延州復遣李文貴以野利旺榮等書議和

元昊固欲和而恥先發及文貴還聞籍語大喜出嵩于窨厚禮之王氏東都事畧元昊囚嵩于地牢一日召入一官寺廳事廣楹皆垂班竹箔綠衣童立左右嵩意元昊宮室也少頃箔中有人出詰責嵩抗對命曳出誅之嵩大號言奉

命遣旺榮書今空死不了將軍事消中追問之嵩
以密書呈遂命就館是元昊禮嵩不因文貴還也
與宋史夏國傳異使與文貴以旺榮及弟旺令嵬名瓌臥
譽諍三人書詣延州請和沈括補筆談夏人舍嵩遷于北境久之遇乞以疑死嵩邂逅得亡歸盡得夏國事以報與宋史夏國傳異而不肯削僭號曰如
日方中止可順天西行豈可逆天東下籍以其言
不遜未敢復書爲請于朝仁宗詔籍復書報之使
稱旺榮爲太尉籍曰太尉三公非陪臣所得稱使
旺榮當之則元昊爲不臣矣今其書自稱寧令或
謨寧令皆彼中官名也中國不能知其義稱之無

嫌仁宗從之

三月獻俘契丹且賀尊號

定川之役獲鎭戎軍巡檢李良臣至是獻于契丹時契丹上興宗及后蕭氏尊號元昊貢獻稱賀

夏四月更名曩霄遣使稱男納欵

元昊雖欲改事中國以初叛時朝廷誅其使者不敢遽自陳請李文貴所賫旺榮等書猶假臣下名以伺動靜及旺榮再致麗籍書籍約以汝主如有誠心必專使奉表削僭號乃敢聞于朝元昊知許

和有緒遣六宅使伊州刺史賀從勗韓范文集與勗俱作勉文貴至延州言契丹使人至本國稱南朝遣梁適侍郎來言南北修好已如舊因西界未靖知北界與彼爲婚姻請諭令早議之和江氏志司馬光爲史館檢討時以時政記及起居注不載元昊叛命契丹遣使諭和事會麗籍監修國史光請即樞密院追尋本末自至史館議之修撰孫抃謂國惡不可書事遂寢玆從范仲淹文集故本國遣從勗上書緣本國自有國號無上表體式也麗籍令保安軍簽書判官邵良佐開函視之書稱男邦泥定國兀卒曩霄上書父大宋皇帝而不稱臣籍言名體

未正不敢以聞從勗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若得至京師天子不許更歸議之籍具以聞且言元昊自叛以後雖屢勝然喪和市之利民甚愁困今辭氣稍順願聽從勗赴闕更遣使者至彼申諭必稱臣矣仁宗許之下令夏使所過郡邑加禮迎候遂州通判官就驛燕勞于是籍遣艮佐送從勗赴闕館于都亭西驛承受使臣取書呈中書省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元昊臣契丹而不臣我朝則是契丹為無敵于天下矣須令稱臣乃可許和樞密院召

從勗諭曰所賚文字名上一字犯聖祖諱不敢進
其稱男情意雖見恭順然父子亦無不稱臣之禮
自今進表只稱舊名朝廷當行封册爲夏國主賜
詔不名歲賜銀二萬兩絹二萬匹茶三萬觔生日
每于十月一日賜賚如欲使人于界上承領所賜
亦如之許進奉正旦及乾元節其沿邊興復砦柵
並如舊從勗不敢爭而退仁宗詔假負佐著作郎
同從勗還議之　韓琦曰元昊用兵累年蕃界勞
擾交鋒之下傷折頗多横山界蕃部點集尤苦但

漢人未勝戎人重土不敢遽背耳元昊知衆之疲聞下之怨乃求息肩養銳以逞凶頑實非心服中國也

按中國事夷狄稱男則爲卑夷狄事中國稱男則爲亢故綱目不書石晉所稱所以爲中國諱茲直書之所以著元昊之悍也

獻馳馬以謝契丹

曩霄以中國許和遣使奉馳馬詣契丹謝時集賢校理余靖奉使在北契丹主示以曩霄表狀以見

夏國畏服之意

六月上書要請十一事

初賀從勗言南朝使至本國坐蕃宰相上見兀卒

兀卒離雲牀起立問聖體萬福及見佐至曩霄令

參于殿上倨坐問曰朝廷既欲議和何須往問北

朝色殊不懌已遣如定聿捨張延壽偕艮佐上書

要請如歲賜割地不稱臣弛鹽禁至京市易自立

年號更兀卒稱爲吾祖巨細凡十一事朝議不决

知諫院余靖言元昊所遣如定等已于紫宸殿朝

見竊聞所上書中有吾祖之稱此西人玩侮之甚
古者夷狄單于可汗之類固無嫌今元昊無端撰
此名目彼稱陛下爲父却令朝廷賜詔呼彼爲吾
祖可乎同官蔡襄歐陽修皆力言不可許如定等
侍契丹强援要索不止時兩府厭兵欲爲遷就樞
密副使韓琦力陳不可退復上書爭之

西夏書事卷十六終

西夏書事卷十七

青浦　吳廣成西齋　纂

慶歷三年契丹重熙十二年　夏天授禮法延祚六年秋七月

請契丹兵入寇契丹不許

曩霄迎契丹旨議和及邵良佐來議反不承納至是如定等奉使未還意爲中國覊留潛令點集兵馬遣使契丹請出師南伐契丹主不許

附　李氏長編秋七月賜鄜延部署王信器幣初延州麗藉于吳朝谷創石觜堡夏人以兵二千

入寇信擊敗之故有是賜攷宋史仁宗紀及信本傳不載此事

八月從契丹伐呆兒族

契丹夾山部落呆兒族王氏東都事畧作保家族范仲淹言行錄作組貪族與遼史異不順命契丹討之不克命曩霄會兵討擊破其衆擄獲頗多契丹主專之不以分給

使臣如定聿捨等還

如定等入朝幾兩月要求無厭兩府諭之不服與押伴殿中丞任顓往復辨難顓屢以大義折之始

辭屈請還然和議卒未定也

九月月入東井

星月相犯占者云大臣憂

甯令野利旺榮及弟遇乞得罪死

曩霄性忌刻多詭計左右用事之臣有疑必誅自王嵩間入忌旺榮有二心因事誅之滅其家其弟遇乞常守天都山號天都大王與曩霄乳母白姥有隙遇乞嘗引兵深涉漢境數宿白姥乘間譖其欲叛曩霄疑而未發种世衡誘得西酋蘇吃囊厚

遇之吃囊之父得幸于遇乞世衡許吃囊金帶錦袍緣邊職任使盜遇乞寶刀刀乃曩霄所賜者世衡倡言遇乞內投以刀爲信今爲白姫譖死乃越境設祭王氏東都事畧元昊使其妻之兄甯令勇野利旺榮及剛浪陵分將左右廂兵最用事旺榮死世衡欲并間剛浪陵因設祭境上是爲王氏不知剛浪陵爲旺榮并不知有遇乞也文書于版多述野利兄弟有意中國并敘涉境相見之歡哀其垂成而失入夜令人持其文雜紙幣焚之照耀川谷西人走覘悉取所委祭具銀器千餘兩併得所賜刀及紙灰中板其文尚未滅以獻

曩霄曩霄見刀信之遂奪遇乞兵賜死李氏長編世衡以慶歷五年正月七日卒其時野利兄弟未誅也范仲淹誌世衡墓云嘗遣諜入敵中凡半歲敵臣誅者二三人諜者還言其諜得行而世衡已歿上方懷來故其績不顯而孫甫奏議于慶歷三年十二月即有近聞元昊殺其用事之臣遇乞等與宋史世衡傳同遇乞兄弟有大功死不以罪自此君臣相猜至不能軍韓琦仁宗實錄渭州百姓范仁義張家堡十將張遂詣王沿言遇乞剛退陵城遣三人陰欲內附沿遂遣仁義等持書入西夏事覺元昊族三家殺仁義配遂居攤權城及契丹西伐獲遂以歸司馬光涑水記聞种世衡死其長子古詣闕言世衡在青澗城嘗遣王嵩入夏反間其用事臣野利旺榮兄弟皆被誅元昊田是勢衰納欵經畧使龐籍掩父功自取兩府籍時在樞密院具言嵩入夏界即被囚元昊委任旺榮如故元昊欲

和先令旺榮爲書遺邊臣元昊妻即旺榮妹元昊黜其妻旺榮怨望元昊稱臣後二年旺榮謀殺元昊事泄夷族非因嵩反間也又李氏長編元昊納没藏氏訛龐之妻野利氏之叔遇乞有怨言元昊怒會有告遇乞兄弟謀以甯令哥娶婦之夕作亂元昊遂族遇乞剛浪陵城逋等三家曾氏隆平集所載亦如之諸說互異

按綱目罪辭有三有罪今罪也以罪前罪也得罪非所罪而罪也旺榮遇乞爲夏虎臣因閒被殺是曩霄自去其羽翼矣書得罪以見死非其罪著曩霄之不明也

團練使訛𠩺侵環州爲蘇家族薛乞所執

曩霄雖使議和然時縱兵窺伺環慶等路訛疥怨其兄訛乞內降擅衆侵掠環州蘇家族巡檢三班奉職薛乞誘執以獻

出兵窺涇原

曩霄以陜西四路惟涇原川原平曠步騎易入時陜西四路經畧安撫招討使鄭戩行邊至鎮戎軍趣蓮花堡天寒與僚佐置酒會曩霄自黑山擁兵近塞戩令按兵勿追曩霄愕視謂其下曰我已納欵朝廷何用此公護諸將乃引還

冬十月偎党項契丹遣使來詰不聽

曩霄建官置兵不用祿食每舉衆犯邊一毫之物皆出其下故風集雲散未嘗聚養然抄掠所得亦盡以給衆兵力雖盛用度時窘輙侵党項邊資以自給契丹使延昌宮使高家奴詰讓曩霄不聽

十一月表請入售青鹽

初使人如定等囘中國許以歲給數不過十萬及秘書丞張子奭右侍禁王正倫持詔諭使稱臣曩霄禮待甚倨強爲要索子奭等應許給賜至二十

五萬始放還又附表請以青鹽十萬石歲售縣官秘閣校理孫甫言西鹽數萬石其值不下緡錢十萬朝廷已許歲賜二十五萬若又許其賣鹽則與契丹物數相當使契丹聞之不更生其貪得之心乎仁宗用其言不許

誘党項諸部叛契丹

曩霄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以困中國（富弼奏議云元昊結契丹為援私自相通共謀寇難緩則指其聲勢急則假其車徒甚至犄角為奇首尾相應多方牽制任意驕張茲先恃大國之強乃敢立中原之敵）及劉六符求割關南地中國

遣知制誥富弼報之兩進誓書復相和好曩霄怨契丹背約坐受所益歲幣于是有隙及伐呆兒族又忿契丹不分虜獲潛誘山南党項諸部及呆兒族八百戸盡叛契丹陰附于己

按續綱目書契丹党項諸部叛附于夏不書誘也然曩霄曾侵党項契丹遣使讓之則党項應德契丹而怨曩霄何遽棄好事仇此必曩霄有以致之故書誘以誅其隱

十二月復遣張延壽入議和事

曩霄所求諸事中朝皆未之許又遣延壽持書至

中國議雖肯上表稱臣而書中年用甲子國號止

易一字仍欲通市青鹽及自貿易又乞增歲賜至

三十萬仁宗仍令任顓押伴禮折之

契丹築威塞城遣呆兒族擾之

契丹主聞曩霄怨望遣北院大王耶律侯哂巡視

西邊沿河要地盡修堡砦又于天德軍壓夏境增

築威塞城備之曩霄使呆兒族降戶時出侵擾殺

其役卒

契丹復城河清軍及金肅州以兵爭之不克

自李氏歸順契丹使介往來特開逕路以趨上京是時謀伐夏國徙民五百戶建河清軍復割燕民三百戶置金肅州曩霄遣兵二千餘爭之不克而返

慶歷四年契丹重熙十三年夏天授禮法延祚七年春正月

獻于契丹

因契丹築威塞城藉是以覘喜怒也

二月侵青澗川

曩霄欲先割地然後議和遣衆于延州界上修築城壘廣占邊境見疆吏不敢與爭遂縱蕃騎數百掠青澗川爲左班殿直折保忠所敗保忠西界蕃部馬山内附賜名者也

使臣張延壽還三月以兵掠秦州

延壽屢向押伴任顓要索顓密以陳仁宗惟許榷場及添歲賜五萬餘不許延壽還曩霄以兵臨秦州之平川族戸一千餘帳焚掠殆盡

按前書還誌要求之無厭也此書還罪忿兵之

遽起也

夏四月契丹山西五部來降

北方黑水之西爲連山亦曰夜來山其西有五大

族各自爲部胡人謂之山西族北與黑水胡南與

塔坦接境最爲勁悍素屬契丹曩霄自臣中國數

以詔命諭之其節度使屈烈等舉其五部來投契

丹主遣使責還曩霄不遣

圍靑澗城

與宣武副都頭劉岳戰不勝

五月契丹討党項遣兵援之

契丹主以党項叛遣南面招討羅漢奴率所部討之党項乞援曩霄發兵助戰殺契丹招討使蕭普達四捷軍詳穩張佛奴等契丹主怒徵諸道兵會西南邊討夏國

按討而書援罪援者也

遣使如阻卜乞師阻卜執送契丹

曩霄聞契丹集兵聲討遣臣岔邑改請兵于阻卜阻卜酋長烏八執使者送于契丹且請以兵助契

丹主出駐永安山使延昌宮使高家奴王氏東都事署及李氏長編俱作延慶宮使耶律元衡以伐夏告于中國

六月遣使入獻始上誓表稱臣

曩霄議和經年中國遣張子奭諭還前侵延州地慢不肯聽及獲罪契丹始遣尹與則楊守素入京貢獻上誓表言兩失和好遂歷七年立誓自今願藏盟府其前日所掠將校民戶各不復還自此有邊人逃亡亦毋得襲逐臣近以本國城砦進納朝廷其栲栳鐮刀南安承平故地及他邊境蕃漢所

居乞畫中爲界于內聽築城堡朝廷歲賜絹十三萬匹銀五萬兩茶二萬觔進奉乾元節回賜銀一萬兩絹一萬匹茶五千觔賀正貢獻回賜銀五千兩絹五千匹茶五千觔仲冬賜時服銀五千兩絹五千匹及賜臣生日禮物銀器二千兩細衣著一千匹雜帛二千匹乞如常數無致更改臣不敢以他事相干乞俯頒誓詔世世遵承永以爲好倘君親之義不存臣子之心渝變使宗祀不永子孫罹殃守素進表訖即請早回本國仁宗以其言辭不

順遲留久之諫官余靖以爲言乃遣回　朱子曰天聖中曹瑋語王驥曰君當留意邊防因以元昊桀悍狀語之時德明尚無恙也其言至寶元而驗元昊以逆雛犯順忘食肉衣綺之恩肆猾夏亂華之虐陷將約和范雍不能悉其詐部人偽順士彬不能察其奸好水之師任福不能遏其勢定川之役懷敏不能嬰其鋒自韓范行邊戰守大備將士始有稟承以鄜延一路觀之狄青擊之保安許懷德破之永平入金明則見困于周美犯延州則見

推于王信以河東一路觀之在建寧則張亢易旗以誤敵在府州則張旨築城以捍禦以環慶涇原觀之和市在白豹任福破之蕃騎在三川王珪敗之及大順既城青澗起築地皆可守人習弓弩于是蛇豕喪膽犬羊屏息議和之使至于境上者一至于范仲淹者再至于龎籍者亦再然猶狡黠多端誠僞參半也暨夫遣使奏事者四納款者一然後跋扈之氣消戰爭之志息始而帝繼而男終而臣矣

按此西夏復臣中國之始

秋八月使如契丹契丹執之以兵窺唐隆鎮

夏國唐隆鎮所居嘉舒克順等七族舊屬府州逃入西界聶霄入寇時又掠麟府人戶安置其地生齒日繁分爲十四族是時聶霄雖與契丹異猶遣使朝貢契丹主責以納叛背盟罪使抗對不屈辭之弗遣聶霄復使人貢詢以事宜不肯實告契丹主執而笞之發兵屯寧仁靜寇兩鎮待河凍即過唐隆掠取戶口聶霄知其謀遣兵沿河嚴備之

九月使請誓詔

夏界連接諸蕃有茶數觔可易羊一口曩霄于茶數尤多邀索中朝許以五萬觔下三司擬取往年賜夏國大觔茶色號歐陽修奏狀五萬觔大定爲觔有三十萬小觔之數則例知制誥田况力爭之曩霄知不可得遣楊守素尹與則入請誓詔仁宗賜詔曰朕臨制四海廓清萬里西夏之土世以爲胙今乃納忠悔咎表于信誓質之鬼神要之日月及諸子孫無有渝變申復懇至朕甚嘉之俯閲來誓一一皆如約宜明諭國

人藏之祖廟

冬十月契丹來伐拒戰于賀蘭山敗績

契丹主親將騎兵十萬出金肅城遣皇太弟天齊王重元爲馬步軍大元帥將騎兵七千出南路北院樞密使韓國王蕭惠將兵六萬出北路東京留守趙王蕭孝友率師以從夏國與契丹僅隔大河向無城堡可守契丹兵三路濟河長驅直入四百里無人迹據得勝寺南壁以待曩霄遣党項諜者出覘敵契丹獲之射鬼箭遼史國語解凡主親征服甲以祭諸先帝取死

四一曰所向之方亂矢射之名射鬼箭以祓不祥及班師則射所俘遂以左廂兵潛屯賀蘭山北蕭惠遣殿前副檢點蕭迭里得護衛經宿直古迭縱兵搏之曩霄親率兵掩擊圍之數重迭里得奮勇力鬬左右馳射躍馬直擊中堅夏衆不能當大潰而退

按前書契丹攻涼甸此書伐罪夏也有罪則雖夷狄相攻亦書伐

誘契丹進兵至河曲擊敗之遣使請和

曩霄既敗率殘衆謹守賀蘭見契丹兵日益遣使

至軍中奉表謝罪請降契丹主遣右夷离堇蕭適洌來覘誠僞適洌爲陳禍福曩霄請退師十里俟收叛黨以獻且進方物契丹主命北院樞密副使蕭革迓之進軍次于河曲曩霄親率党項諸部待罪契丹主命革詰以納叛背盟故賜之酒許以自新蕭惠進曰夏人忘奕世恩萌奸計今車駕親臨大軍並集天誘其衷使彼來迎天與不圖後悔何及契丹主猶豫未決曩霄以未得成言退三十里候之凡三退將百里每退必赭其地契丹馬無食

因許和曩霄又遷延數日度其馬飢士疲潛立拒
馬于河西突蔽盾前搏蕭惠督數路兵掩擊殺數
千人曩霄走惠又麾先鋒爲左右翼邀之曩霄以
殘卒千餘潰圍出忽大風起飛沙眯目契丹陣亂
縱兵急攻惠軍敗蹂踐死者不可勝計復攻南壁
契丹主亦敗 王氏東都事畧及李氏長編契丹主奉巵酒爲壽大合樂折箭爲誓旣罷契丹主夜以兵刼之曩霄覺而拒戰大敗契丹兵與宋史夏國傳異 入蕭孝友砦執鶻突姑駙馬蕭胡覩及近臣數
十人盡獲契丹主器服乘輿巳遣使請和願歸俘

獲契丹主亦送還前所留使人　史臣曰曩霄之事契丹雖世為甥舅烏足得其志哉興靈負遠納叛侵疆乘隙輙動貢使方至事變隨生問罪興師自將親征勝則無奇敗則有悔昔趙咨對魏主曰大國有征伐之師小國有備禦之固豈其然乎

按　曩霄此舉直以待宋者待契丹矣是時遼主以十萬衆直逼賀蘭志吞平夏而曩霄乞降以驕其師退兵以示之弱直待契丹士困馬疲成功一戰而乘其全勝之勢即作請和之舉使契

丹不得不從與前之欵宋者若出一轍豈非玩二國於股掌上乎然宋之許和尙有契丹爲之先容若契丹之和直自與和耳其不競更出宋下矣噫

十一月人獻契丹俘

仁宗詔止受表而却其俘

按春秋時諸侯討四夷之罪則獻俘於王中國則否曩睿獻俘其遵此禮歟非也葢以此示威且欲移禍於宋耳宋人却而不受有以哉

十二月受冊爲夏國主

初梁適至契丹契丹主當適面遣使夏國自言指呼之間便令曩霄依舊稱臣及其出兵伐夏又遣使告宋以曩霄名體未正請爲中國討之乞止封冊李氏長編契丹遣延慶宮使耶律元衡來告將伐元昊其書略云元昊負中國當誅故遣林牙詳穩等問罪而元昊頑獷不悛載念前約深以爲愧今擬將兵臨討或元昊乞臣幸無亟許而范仲淹奏狀云契丹使人只問楊守素往來次第並不堅請阻絕與長編稍異至是朝廷聞契丹已與夏平乃遣祠部員外郎張子奭等賜冊命曰咨爾曩霄撫爰有衆保于右壤惟爾考服勤

王事光啟乃邦洎爾承嗣率循舊物向以稱謂非
宜疆候有言鄙民未孚師兵勞戍而能追念前售
自歸本朝騰章累請遣使緣道忠悃內奮誓言外
昭要質天地暴情日月朕嘉自新故遣尚書祠部
員外郎張子奭充冊禮使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
張士元充副使持節冊命爾爲夏國主永爲藩輔
光膺寵命可不謹歟仍賜御衣黃金帶銀鞍勒馬
銀二萬兩絹二萬匹茶三萬觔冊以漆書竹簡凡
二十四長尺一藉以天下樂暈錦金塗銀印方二

寸一分文曰夏國主印龜紐錦綬金塗銀牌長七寸五分濶一寸九分緣冊法物皆銀裝金塗覆以紫繡約稱臣奉正朔改所賜勅書爲詔而不名許自置官屬使至京就驛貿買宴坐朶殿朝使至國相見用賓主禮然後宋使止館宥州終不復至興靈而曩霄帝其國中自若也　劉永新曰夏亦得志于宋矣哉良由宋有天下之始武功既微而其繼北則隙啟契丹西則難生李氏正如力弱之人既以千鈞壓首復以百鈞縋肩安能布武而趨乎

宜乎北講兄弟之好止得爲兄西講父子之歡半
居爲父勢使然也
歸契丹俘蕭胡覩
曩霄獲契丹兵必劓鼻示辱故契丹國中每以無
鼻爲詬誚胡覩貴戚曩霄不欲與契丹絕獨免其
刑契丹主遣同知檢點耶律㫤履持詔索之經三
返乃放歸
中書令張元卒
元至夏不二年官至太師中書令國有征伐輒參

機密常勸元昊取陝右地據關輔形勝東向而爭
吏結契丹兵時窺河北使中國一身二疾勢難支
矣旣元昊議和爭之不聽及與契丹搆兵知所志
不就終日對天咄咄未幾疽發背死

按張元身率戎夷搆難君父所志未竟中道而
天殆天奪之魄乎

遣使入賀正旦

初曩霄遣使甚少中國止以一班行待之後使人
漸衆始命朝士爲館伴並賜御宴禮數過優使益

驕慢是時遣丁弩關聿則等賀正聿則故留廷㬇議事至入朝已二月矣

西夏書事卷十七終